「萬馬歡騰──丙午年歷代馬畫精粹」特展選介

蘇雅芬

今（2026）年歲次丙午，生肖屬馬。馬是人類長期豢養的畜獸，除了作爲交通工具之外，也是能與人類生死與共的忠誠夥伴，因此成爲歷代文學與藝術常見的主題。正逢臺灣燈會（2026.3.3～3.15）於嘉義縣璀璨登場，本次特地以「馬」作爲開春展覽主題，以饗觀眾。展覽（2026.2.11～5.10）分爲「百駿生態」、「歷代馬畫」兩大單元。期望觀眾成爲「伯樂」，欣賞不同朝代的畫家如何詮釋馬匹的動態與靜態。

百駿生態

郎世寧（1688-1766）爲清朝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家。〈百駿圖〉（圖 1-1）繪於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以壯闊山水長卷爲背景，描繪近一百匹駿馬與奚官（養馬官員）的郊外放牧生活。畫家巧妙融合西方透視技法（perspective），藉由等比例縮減的山林樹石，以及從近景到遠景逐漸轉爲朦朧的空氣遠近法，暗示畫面縱深空間。相較於傳統繪畫以線條爲主，郎世寧強調豐富的顏色層次，上色著重以色塊明暗區分立體感，並降低了劇烈的光影視覺效果，是有意整合中西畫風的折衷成果。

〈百駿圖〉部分構圖取自古代畫馬名作，例如卷末奚官引導馬群渡河的場景（圖 1-2），可見於傳元代趙孟頫（1254-1322）〈浴馬圖〉（圖 2）。其餘如馬匹倒躺滾地驅除蟲子的「滾塵馬」，或是奚官牽馬下水洗刷的「浴馬」，皆可在古畫找到類似構圖。[1] 畫中也依序安排三匹瘦馬成爲清帝國廣納人才的象徵，首先是獨自站在樹下的內向褐色瘦馬，到下一段樹叢開始有融入馬群的褐色瘦馬，最後安排一匹白色瘦馬與照顧馬匹的奚官同行，暗喻人才進入宮廷受到照料。[2] 除此之外，畫中也有描繪過去較未能在古畫看到的哺乳場景，應是來自於畫家自身對於馬匹的生態觀察（圖 3-1、3-2）。因此可以說〈百駿圖〉爲古今畫馬圖像之集大成。

本單元展出民國馬晉（1900-1970）所作的〈百駿圖〉摹本（圖 4-1），以及「古畫動漫——百駿圖」的多媒體影片。馬晉〈百駿圖〉完成於 1923 年，摹寫自清宮舊藏郎世寧〈百駿圖〉

圖 1-2　清　郎世寧　百駿圖　卷　局部

圖 2　傳元　趙孟頫　浴馬圖　卷　局部　佛利爾美術館（Freer Gallery of Art）藏　取自史密森尼（Smithsonian）資料庫：https://asia.si.edu/explore-art-culture/collections/search/edanmdm:fsg_F1931.3/（Public Domain）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6 日。

圖 1-1　清　郎世寧　百駿圖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0916

左圖 3-1　清　郎世寧　百駿圖　卷　局部
右圖 3-2　哺乳馬　Jim Champion 攝　取自 wikipedia：https://reurl.cc/Dbrb8N（Public Domain），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6 日。

卷，另有于右任（1879-1964）寫於 1952 年的草書題識（圖 4-2）。馬晉爲民國初年「中國畫學研究會」創辦人金城（1878-1926）的徒弟。擅長畫馬，以傳統工筆畫的技法，解析清朝西洋傳教士畫家郎世寧的畫風。透過繪畫組織的傳

圖 4-1　民國　馬晉　百駿圖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贈畫 000579

習制度，讓「郎派」風格成爲北京畫壇學習的對象。畫卷受贈人爲何應欽（1890-1987）將軍。〈百駿圖〉繪製宮廷招募良馬調教，於郊外與奚官和平共處的內容，相當適合作爲民初戰亂期間祝願天下太平的贈禮。[3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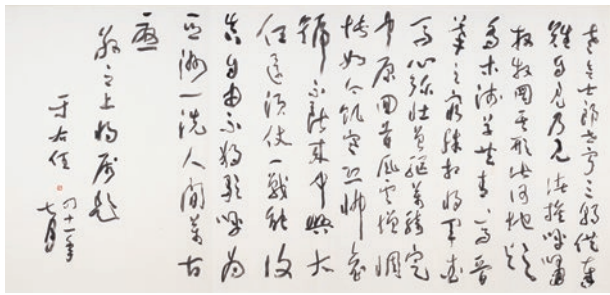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-2　民國　馬晉　百駿圖　卷　于右任題跋

歷代馬畫

北宋徽宗（1082-1135）時編纂的《宣和畫譜》將繪畫分成十門畫科，其中「畜獸」以人類馴養的馬和牛爲主。[4] 如何在 2D 平面紙絹上呈現 3D 立體生物的動態及生趣，是畫家最大的挑戰。以下將介紹常見的馬畫主題，並搭配本單元展出歷代馬畫作品，希望幫助觀眾了解馬畫背後的意涵。

一、天馬（翼馬）：神話傳說的形象

「天馬」（翼馬）是具有肉翅的馬，能夠飛天。常見於唐代以前的墓室壁畫、陪葬品、畫像石或畫像磚。本次展出外交家葉公超（1904-1981）所贈的東漢墓室石刻拓本〈四川翼馬〉（圖 5），爲一匹有翅膀的翼馬，正昂首抬起前後二腳欲往前行。外型強調馬的厚胸及圓臀，腳細長有力，馬尾也彎成半圓形，強調馬匹的動態姿勢。儘管造型簡略，形象卻相當靈活，令人聯想到迪士尼卡通〈花木蘭〉的活潑戰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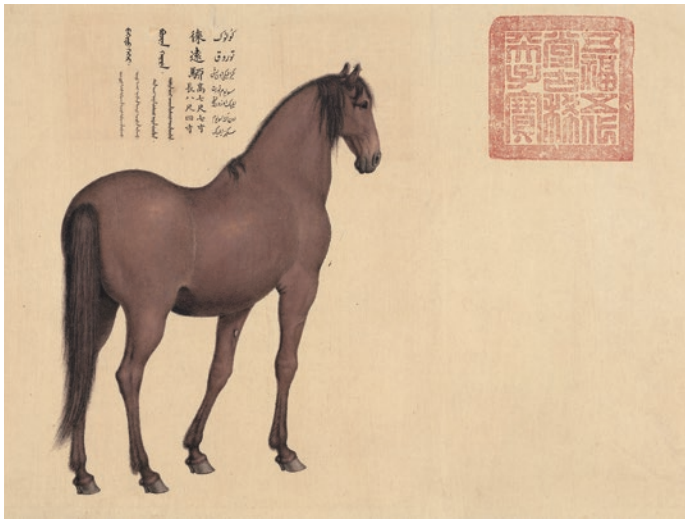
此件拓本的原件爲四川省新津縣出土的東漢崖棺畫像石，由於採用減地平面線刻技法製作，因此背景有細密的平行鑿紋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有收藏同批拓片〈新津崖墓翼馬〉，另有拓錄銘刻「永平十三年（70）三月作」，推測此批畫像石應是作於東漢明帝時期（58-75）。[5]

二、肥馬、貢馬：盛世帝國的象徵

漢代開始對戰馬的需求上升，透過戰爭獲得西域的馬匹，改良傳統中原馬的體型。唐代國力強盛，要求西域每年進貢戰馬。唐代皇室貴族對於馬的喜愛，讓描繪馬或人馬互動的繪畫作品增加。此時在張彥遠（815-877）的《歷代名畫記》，便已可見「鞍馬」成爲獨立的畫科。[6]

清代仍有從西域進貢戰馬，並由皇帝賜名

圖 5　東漢　四川翼馬　拓本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贈拓 00000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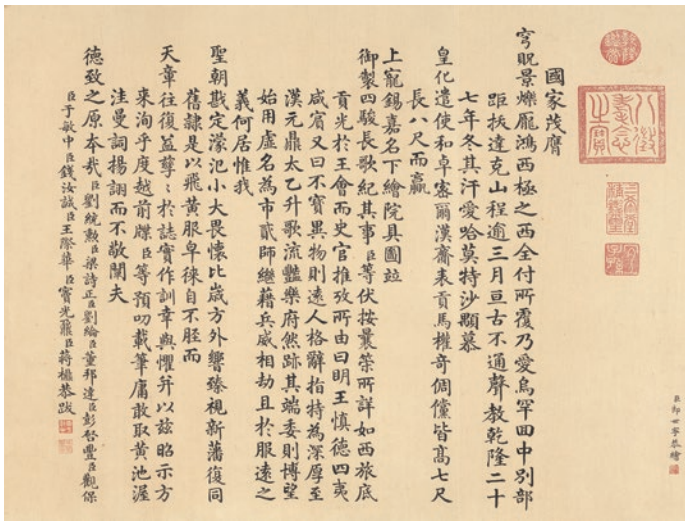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　清　郎世寧　畫愛烏罕四駿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049

的傳統。清郎世寧〈畫愛烏罕四駿〉（圖 6）描繪愛烏罕（今阿富汗北部）於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冬天進獻的四匹純種阿拉伯馬，由乾隆皇帝賜名爲「超洱驄」、「徠遠騮」、「月髆騅」、「凌崑白」，並命郎世寧作畫。畫中四匹馬面向的方位及姿態各異，巧妙展現不同角度的馬匹身軀，並加入西洋明暗陰影法呈現馬毛的光澤及健壯的肌肉，展現畫家掌握馬匹肢體細節的細膩程度。四匹馬的右上方分別以滿、蒙、漢、回四種文字書寫牠的名稱及尺寸。畫作前方有乾隆皇帝題寫作於 1763 年的〈愛烏罕四駿歌〉，利用文字及繪畫紀錄這次的獻馬事件。

三、瘦馬：文人士大夫的精神

唐代杜甫（712-770）曾作〈瘦馬行〉，描述因失誤而被遺棄的戰馬，淪落成爲路邊虛弱瘦馬。宋代遺民畫家龔開（1222-?）據此繪製〈駿骨圖〉（圖 7），藉此抒發對前朝覆滅的遺恨。這種瘦骨嶙峋，卻帶有不屈傲氣的瘦馬圖像，

圖 7　宋　龔開　駿骨圖　卷　大阪市立美術館藏　© 大阪市立美術館

成爲文人畫常見主題。[7]

錢澧（1740-1795），號南園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進士，擅長畫馬。〈畫馬〉（圖 8）描繪一匹瘦馬低頭立於枯樹之下，儘管身形消瘦可見肋骨，眼睛卻炯炯有神。這是文人畫常見的瘦馬主題，透過描繪落魄的千里馬，表達身在逆境仍然不屈的心境，也渴望遇到伯樂賞識。整幅畫大部分以含水量較少的渴筆繪製而成，因此出現許多飛白的線條，增添枯瘠的氛圍。

四、番（蕃）馬：捕捉動態的瞬間

宋代由於重文輕武的政策，且失去北方的馬場，因此馬匹數量稀少。描繪外族行獵的「番（蕃）馬」繪畫作品成爲鞍馬畫常見的題材，畫面強調人馬追逐獵物的瞬間動勢。

陳居中（約十三世紀）爲南宋寧宗嘉泰年間（1201-1204）畫院待詔。擅長人物畫及番（蕃）族人馬畫，特別是打獵生活或邊疆放牧等題材。〈平原射鹿圖〉（圖 9）畫人馬射獵的場景。獵人在馬匹奔馳的同時，轉身挽弓瞄準身後的獵物。野鹿身軀呈現弧狀，前腳略有彎曲，似是注意前方的獵人，正欲緊急煞車。馬匹前後腳離開地面，鬃毛往後飛揚，就像是漫畫的直線效果線一樣，讓人感受到速度感。畫家生動地捕捉打獵的瞬間，透過人和動物細緻的肢體動作，傳達出緊張的氣氛。

元人〈射雁圖〉（圖 10）描繪出獵的隊伍行進於群山之中。正中央有獵人拉弓瞄準天上的野雁，其餘眾人姿態各異，視線卻一致向上，屏息以待狩獵的結果。畫幅右方中間的首領人物相貌，與元成宗鐵穆耳（1265-1307 在位）相似。出獵的陣容亦與劉貫道（約十三世紀後半）〈元世祖出獵圖〉（故畫 000866）近似，推測是十四世紀初的宮廷繪畫。

〈秋獵圖〉（圖 11）傳爲明四家之一仇英（約 1494-1553）所繪，畫郊外打獵的場景，共有八名獵人騎馬穿梭於林間。畫中獵人騎馬狩獵姿

圖 8　清　錢南園（錢灃）　畫馬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贈畫 000341

圖 10　元人　射雁圖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2184

圖 9　宋　陳居中　平原射鹿圖　冊頁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289

勢皆異，或驅馬上前鞭打野鹿，或指示獵犬追捕驚慌的野兔。其中圍捕猛虎的四位持弓獵人，分別展現預備搭弓、正面射箭及轉身射箭等不同姿態。獵人臉上的冷靜表情，搭配馬匹邁開大步奔馳的動勢，亦加強狩獵活動的戲劇張力。

五、人馬：千里馬與伯樂

北宋士人畫家李公麟（1049-1106）曾以元祐時期（1086-1094）的五匹皇家貢馬爲題，畫〈五馬圖〉，描繪五位胡、漢奚官牽著貢馬行走的畫面。人馬圖隱含「伯樂相馬」的典故，以馬匹隱喻自身爲懷才不遇的千里馬，期待伯樂發掘，成爲文人畫（士人畫）的新圖式。[8]

〈洗馬圖〉（圖 12）託名唐代韓幹（706-783）所作，但並未畫出唐代人馬畫常見的雄健、肥

圖 11　明　仇英　秋獵圖　卷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1598

壯特徵，更似宋代以後常見的瘦馬畫題。畫中奚官赤腳站在水塘，左手持馬刷，右手正欲牽一匹白馬下水，打算刷洗馬匹。白馬身形消瘦，肋骨形狀清晰可見。牠乖順低頭任由奚官牽引，似乎暗喻千里馬遇上賞識牠的伯樂。奚官的衣著和姿勢，與北宋李公麟〈五馬圖〉的第三位異族奚官相似，構圖或有淵源。

本次展出明代仇英繪製的〈雙駿圖〉（圖 13），於 2015 年列爲重要古物。畫中有兩人各自牽引黑白雙馬。牽著白馬的官員似欲與另一位牽著黑馬，頭戴氈帽作異族打扮的養馬人交談。相較於溫順安靜的白馬，黑馬則歪身探頭張望，眉眼神態較爲英勇。有別於仇英工筆畫常見的勻稱線描，這幅畫筆勢起伏變化豐

圖 12　唐　韓幹　洗馬圖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0010

圖 13　明　仇英　雙駿圖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故畫 002184

圖 14　民國　溥心畬　鞍馬圖　軸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贈畫 000201

富，屬於仇英較爲罕見的風格。畫幅上方另有題寫宋代米芾（1052-1108）〈天馬賦〉，由同爲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（1470-1559）書於 1540 年。此篇文章是藉由來自西域的天馬被圈養而埋沒才能的故事，延伸表達要讓人才能夠發揮所長，似乎也暗指期望〈雙駿圖〉的黑馬被圈養後能夠發揮長才。

溥心畬（1896-1963）爲滿清皇室後裔，繪有多幅以馬爲主題的作品。畫馬除了臨古畫的構圖之外，也有汲取自身騎馬和寫生的經驗，因此更爲生動。本次展出〈鞍馬圖〉（圖 14）描繪養馬人在郊外調教馬匹的場景。人物的身體重心集中在左腳及左肩，正奮力拉扯一匹繫著黑色駿馬的韁繩，逼得馬匹回頭對視。儘管人馬互動的構圖張力十足，然而畫中線條流暢勻稱，設色層次不多，反而顯得清麗雅致。

小結

馬自古以來便是人類的好夥伴，由於長期被馴養，人類有機會觀察牠的外型細節和動靜。文學上也有許多以馬喻人的比喻，如成語「老驥伏櫪」便是以老馬比喻老人仍心懷雄心壯志。長久累積下來，馬畫的作品數量和主題相當豐富。畫家除了畫出馬匹各式姿態之外，在構圖中加入馬與人類的互動，亦能產生許多帶有寓意的主題圖式。本次展覽精選院藏馬畫作品，希望能藉由歷代畫家對畫馬的精采詮釋，慶祝馬年的開始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註釋：

1. 「滾塵馬」構圖可見於宋人〈摹顧愷之洛神圖〉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，新 00147492。「浴馬」構圖可見於元代趙孟頫〈浴馬圖〉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，新 00154992。
2. 馬雅貞，〈清代宮廷畫馬語彙的轉換與意義──從郎世寧的《百駿圖》談起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27 卷 3 期（2010 春），頁 103-138。
3. 劉宇珍，〈成為「家法」──民國時期北京畫壇的仿郎世寧畫風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42 卷 4 期（2025 夏），頁 99-182。
4. 「馬與牛者，畜獸也……於是畫史所以狀馬牛而得名者爲多。至虎豹鹿豕獐兔，則非馴習之者也。」（宋）佚名，《宣和畫譜》，卷 13，〈畜獸敘論〉。引自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資料庫》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102857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8 日）。
5. 引自「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」https://digiarch.sinica.edu.tw/content/repository/resource_content.jsp?oid=1834324&queryType=null&queryString=%E6%96%B0%E6%B4%A5%E7%9F%B3%E5%87%BD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8 日）。
6. 「謂或人物、或屋宇、或山水、或鞍馬、或鬼神、或花鳥，各有所長。」（唐）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卷 1，〈敘畫之興廢〉。引自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資料庫》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129615（檢索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28 日）。
7. 王瑩，〈從豐肌到瘦骨：中國鞍馬畫的隱喻構建史〉，《紫禁城》，2025 年 5 期，頁 68-89。
8. 石守謙，〈五馬圖與文人畫的興起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43 卷 1 期（2025 春），頁 1-42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張長傑，《馬藝春秋──中國畫馬藝術》，臺北：書泉出版社，1996。